

没有命运，只有选择

择天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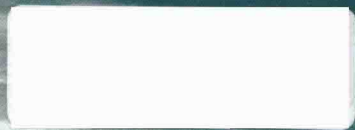
FIGHTER
THE DESTINY

猫腻

著

第七卷

西风烈



猫腻

著

择天记

第七卷

西风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择天记. 第七卷, 西风烈/猫腻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ISBN 978-7-02-012729-0

I. ①择… II. ①猫…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68675 号

责任编辑 胡玉萍

涂俊杰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校对 刘佳佳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540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90 毫米 1/32

印 张 16.375 插页 3

印 数 1-35000

版 次 2017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729-0

定 价 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第一章

001

徐有容与陈长生并肩站在崖畔，面对着无穷碧。陈长生的手里握着无垢剑，徐有容的手里握着斋剑……圣女提前出关！

第二章

109

青衣客在大西洲生活多年，虽然远在海外，但一直都在观察大陆上的强者，凭借着权势与白帝城的帮助，暗中收集了很多情报……

第三章

249

与敬意相伴而生的是畏惧。死了才能是传奇，活着便是压力，因为他终究是人族。

第四章

337

如果黑袍或者魔帅来了白帝城，那么商行舟必然会来，相王应该也会来，甚至就连伤势未愈的王破都会来。

第五章

455

圣光天使举起光矛，刺向漫天剑雨。诸剑自然生出反应，剑阵流转如云，严密地封锁住了整片天地。

第一章



徐有容与陈长生并肩
站在崖畔，面对着无
穷碧。陈长生的手里
握着无垢剑，徐有容
的手里握着斋剑……
圣女提前出关！

1·茶香满山城

数日后，一行人来到了奉阳城。奉阳城是座县城，归丰城府管辖，与别处的县城比较起来要小很多，但已经是峡谷里极热闹繁华的所在。站在崖上，看着远处县城的灯光，众人决定就在这里休息一夜时间，待清晨再入城。

想着南客的身份有些敏感，陈长生把她送进了周园。她现在已经完全忘记了当年周园里发生的那些事情，不过她很喜欢里面的环境，没有表现出来什么抵触的情绪。

当年唐三十六因为在天书陵观碑的缘故，没有进过周园，有些好奇，要求陈长生把自己送进去玩。但进去后没有多长时间，他便出来了。他觉得周园很没意思，与南客觉得周园很好，原因都是一样的。周园里没有人，只有无数妖兽。南客本能里觉得放松，而这只会让唐三十六觉得无聊。

清晨五时，陈长生清心静意，睁眼望向山崖下的峡江，觉得有些遗憾。整整一夜时间，他用神识散向峡谷两岸，想要找到除苏的踪影，却一无所获。

峡谷里的气候要比山外的平原温暖不少，奉阳县城也比汶水城的气温高很多，哪怕是隆冬时节，依然没有落雪，甚至穿着棉袄还会觉得有些热，就像江面上那几条极粗的铁索，被阳光照耀着根本没有铁寒的意味，反而让人觉得很烫。

奉阳县城依山而起，从山崖间往城里走去，沿途所见全部是茶树，而且明显可以看出来，那些茶树才被采摘过。

看着陈长生等人不解的神情，户三十二解释道：“此地盛产野茶，冬时的这一批野茶味道最佳，这十几年奉阳野茶的名声越来越响亮，冬野茶也成了名贵之物，每年这个时候都会举办茶会，知府、主教亲自与会，汇聚于此的茶商更是不计其数。”



此时还是清晨，奉阳县城里已经极为热闹，那条由江边通往县城上方七宝寨的正道两旁，数十家茶行都已开门，吆喝声与彼此的问候声不绝于耳，更能闻到颇有朴意的茶香随着晨风在石阶上到处飘逸。

在户三十二的带领下，陈长生等人先去逛了逛七宝寨，又去江边看了眼著名的白龙石刻，待阳光渐烈之时，便在靠近渡口的地方寻间相对清静的茶楼坐了下来，稍做歇息，同时等着新的消息回报。

七宝寨就像个缩小版的县城，依山而起共为七层，并不如何出奇，而且因为筹备茶会的缘故，上面三层楼都被封了起来。今年又恰逢冬汛，白龙石刻有一大半被淹在河水里，唐三十六有些不高兴，直到喝了茶后，心情才恢复了些许。

“没想到这茶还真不错。”他举起手里的茶杯看了两眼，有些吃惊。杯中的野茶冒着热气，茶香浓而不腻，仿佛有某种野趣隐藏其间。

“说起品茶，世人往往第一个都会想起梁王孙，但画甲肖张却最瞧不起梁王孙，认为他为虚名所累，早已失了真趣。当年有好事之徒曾经就此事专门询问梁王孙，梁王孙笑着说道，打架我不服他，论茶我则是不得不服。”户三十二说道，“至此世人才知晓，原来肖张亦是嗜茶之人，而且他向来不喜欢那些名茶，只爱在山林里、陋村小观里寻野茶，奉阳城的野茶之所以出名，也全赖肖张这些年的宣扬。”

喝茶之时，若无小食，必有趣谈，如此才为茶叙，户三十二乃是国教里最知情识趣之人，自然不会放过这等好题目。

唐三十六乃是世家子弟，自然听得得趣，奈何陈长生、折袖与风雅二字向来没有任何关系，听着这番话，想着的不是奉阳城的茶如何，梁王孙与肖张之间的这些逸谈，而是一些很无趣的事情。

“不知道梁王孙与肖张谁更强？”陈长生问道。

谁都知道，现在正是修行界野花盛开的年代，而这个年代正是由王破、肖张、梁王孙、荀梅以及唐家二爷这些人开启的。这一代风流人物里，王破毫无疑问是最强的那一个，但画甲肖张、梁王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

当年在浔阳城里，陈长生曾经见过肖张和梁王孙一次，后来杀周通的那天，他又见过肖张一次。那天风雪漫天，他在清吏司衙门里杀进杀出，王破在雪河上断臂，破神圣领域，斩铁树于刀下，最后被肖张所救。谁都想不明白，肖张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说梁王孙此生追求的目标非常清楚，整个大陆都知道，



那么肖张究竟追求的是什么呢？

“肖张比梁王孙强。”

回答这个问题的人是折袖，他这样说的根据当然不是逍遥榜上的排名。

“他毕生追求的就是成为最强者，目标更明确，手段更简单，所以相对而言，更加可怕。”

肖张奉行的武道是什么？不是周独夫的杀道，也不是王破的直道，他的道就是战。无论打不打得过，他都要战，甚至越是打不过，他的战意越是强烈，所以才会被很多人认为是个疯子。数十年来，他与王破对战无数次，一次都没有赢过，但他从来没有服过输。现在王破已经是神圣领域的强者，双方之间的实力差距较诸往年不知大了多少倍，但相信肖张依然不会放弃。从这方面来看，王破当初在雪街上说的话没有错，唐家二爷要比肖张、荀梅等人差太多。

户三十二忽然说道：“这几年肖张有些惨。”

2·江山代有王爷出

肖张这样的强者，居然被用一个惨字来形容，那必然是真的很惨。

唐三十六问道：“因为那年他救了王破？”

户三十二说道：“不错，当年在京都他坏了道尊的大事，朝野上下无比震怒，现在朝廷轻易动不得王破，但怎么会放过他，为了立威或是挽回当年丢失的颜面，这几年朝廷一直在通缉追杀他，他被赶得像只丧家犬一样，着实凄惨。”

像画甲肖张这样的逍遥榜强者，居然会被朝廷的一纸通缉令追杀得如此艰难，听上去似乎有些不可思议。

但不要忘记，朝廷有无数强者高手，他们可以换班，可以休息，肖张却只是一个人，无亲无朋，无论走在哪里都要警惕小心埋伏，也许出去吃碗面便会碰见朝廷清吏司最阴险的刺客、刑部最老练的捕快，而且这种日子不是一天，是无时无刻，是每时每刻。

唐三十六看了陈长生一眼。陈长生知道他的意思，摇了摇头，说道：“我让离宫派人带过话，但他连人都不肯见。”

唐三十六问道：“那王破呢？他总应该做些什么。”

陈长生说道：“两年前我这边最后收到的消息是，肖张提前便放出话来，



说王破如果要出手帮他，他会当场自杀。”

唐三十六心想这还真符合肖张此人的性格，摇头说道：“他确实丢不起这人。”

户三十二说道：“奉阳县城的冬野茶，因肖张而扬名大陆，所以每年奉阳县都会把最好的茶叶给他留一份，如果不是朝廷追杀得紧，说不定明后两天我们还真可能看到肖张出现。”

峡江两岸尽是茶树，被采摘然后晾晒，在城里堆成了好些座茶山，其中品质最好的那些冬野茶，按照品级不同，沿着七宝寨的石阶摆放，越往上面去，茶叶的数量越少，当然也最为名贵，按照惯例，最上方摆着两筐最好的茶叶。

户三十二指着那处继续讲解道：“那两筐茶叶比金子还要贵得多，而且根本就是无价无市，无处买去。”

陈长生问道：“那两筐茶叶是送到哪里去的？”

户三十二说道：“都是贡品，一筐会入宫。”

陈长生问道：“那另一筐呢？”

听到这句话，唐三十六像看白痴一样看了他一眼，户三十二的神情也有些怪异，说道：“自然是送给您的。”

陈长生才想明白，既然是进贡的名贵茶叶，一筐送进皇宫，另一筐自然会送进离宫。不管朝廷与国教之间如何，在奉阳县城这种小地方，两边都必须以最大的敬意供奉。

“以前会给肖张留的茶叶也是这种？”唐三十六问道。

户三十二摇了摇头，指着七宝寨最高处的承宝阁，说道：“给肖张的野茶是特制的，放在那里面。”

唐三十六说道：“以肖张的性情，就算明知道朝廷有可能选在此地围杀他，说不定还会偏偏过来。”

户三十二说道：“他已经两年没来了。”

唐三十六问道：“那盒茶叶归了谁？”

户三十二说道：“明面上，自然会说没有送出去，但很多人都知道，是送到了京都相王的府里。”

唐三十六神情微异问道：“这是为何？相王凭什么能越过朝廷与国教去？”

户三十二笑着说道：“丰城府的知府是王爷的门生。”

便在众人茶叙闲谈之际，高天之上的薄云忽然被一道阴影扯出一道丝缕，



一只红雁破云而至，落在远处的县衙里。紧接着，便是锣鼓声响起，有告示贴出，县衙处甚至还传来了赞乐声。

这三年时间，陈长生一直在北疆雪岭，唐三十六被囚禁在老宅与祠堂里，不明白这是发生了何事。

“天机阁换榜了。”户三十二的神情有些复杂。陈长生和唐三十六这才明白发生了何事。

以前天机阁换榜，基本上会在大朝试前后或者天书陵观碑前后，如今大朝试已经停了三年，天机阁也已经名存实亡，榜单的更换却还在继续，只不过现在已经与国教没有太多关系，基本上都是朝廷的手笔。这并没有影响到几个榜单的公信力，毕竟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天机阁的威名犹存，如今还加上了皇帝陛下的御玺，只会让世人更加信服。

茶楼上的谈话就此停止，众人安静地喝着茶，听着街上不时传来的声音。

最先宣读的还是青云榜。随着苟寒食、陈长生这些名字的离去，随着年纪轻轻却能通幽的修道天才数量越来越多，这个曾经代表着修道天才少年潜质的榜单，已经越来越没有人关注，陈长生却注意到青云榜上有几个自己知道的名字——伏新知、陈富贵、初文彬，这都是国教学院当初招的第一批学生。看起来，苏墨虞在京都主持国教学院，做得不错。

与当初天机阁主持事务时不同，现在朝廷更换榜单时，点金榜与逍遥榜也会一道公之于众。接下来宣读的便是点金榜，这一次他听到了更多熟悉的名字，苟寒食、关飞白、梁半湖、钟会……他和徐有容因为身份的原因，自然不会再排进任何榜单里，但此次点金榜依然是数百年来，平均年龄最小的一次榜单。除了周独夫、陈玄霸的那个年代，再没有哪个时间段有如此多的年轻人进入聚星境，真不愧是野花盛开的时代。

再接下便是逍遥榜，王破三年前越境之后，终于离开了被他守了数十年的榜首之位，曾经最有希望赶上他的肖张因为被朝廷通缉的缘故直接没有资格进入排名，于是现在的榜首自然是梁王孙，之下便是小德等早已声名远播的真正强者，而当陈长生在第九的位置听到大名关白四个字时，不免有些惊喜。

当逍遥榜宣读完毕，还是没有听到秋山君的名字时，他望向峡谷的上游，摇了摇头，不知在想什么。

忽然间，远处县衙里升起了烟花，因为被渐盛的晨光冲淡，不是那般艳丽，



想来是临时决定，不知道是因为何事。为何县衙里会有赞乐，会有烟花，以及最重要的……为何朝廷会忽然换榜。

很快，茶楼上的陈长生等人以及江畔的民众们便知道了缘由。相王竟然进入了神圣领域！

3· 冬天里狂野的铁枪与茶

丰城知府为了明天的茶会已经来到奉阳县城，此时的县衙里应该到处都是恭喜的声音。听到这个消息，茶楼里的众人对视无语，心头都生起了一道凛意。

谁都没有想到，相王这次闭关居然真的成功进入神圣领域。这意味着从越过那道门槛开始，他只要不谋反，或是与道尊对着干，那么他在大周朝的地位便再也无法动摇。无论在朝堂上还是在军方，相王都极有势力，如今进入神圣领域，毫无疑问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权臣。

陈长生想着以前徐有容对相王的评价不高，说这位王爷虽然天赋出众，但荒淫无道，无望神圣，现在看来，这些自然都是假象。相王能够维持这个假象多年，那必然所谋极大，也就意味着他很有野心。身为大周朝最有权势的王爷，如果还有什么野心，那么他想要什么就很清楚了。陈长生有些担心远在深宫里的师兄。

这个时候，街上再次响起了宣读诏文的声音。相王进入神圣领域，竟然还不是这次榜单更换的全部内容。三个月前，离山剑宗掌门以心洗剑，成功地进入神圣领域！

听到这个消息，茶楼上有些压抑的沉默气氛，顿时被驱散了很多，如江上清风徐至。

唐三十六对陈长生说道：“恭喜。”

国教学院以前与离山剑宗之间有很多恩怨纠葛，甚至有很难化解的敌意，但那些都已经是往事。现在整个大陆都知道，离山剑宗在朝廷与国教之间当然会支持后者，他们和陈长生是盟友。离山剑宗掌门进入神圣领域，对陈长生和国教来说，当然是件好事。虽说一位神圣领域强者没有办法改变双方之间的实力不对等，但至少可以冲淡些相王带来的震撼。

陈长生心想原来离山出了这样的大事，难怪罗布和关飞白都要急着赶回去。大家都很高兴，唯独折袖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唐三十六明白这是为什么，安慰说道：“别想太多，反正就算离山剑宗掌门没进入神圣领域，你也打不过他。”

那只红雁结束了传讯的工作，应该是在县衙里补充了食粮与水，又歇息了片刻，重新飞了起来，顺着县城的山道，向着江边急飞而去，想必到了开阔处，便会振翼飞起，破云而去，为更远处以及更偏僻地的人们带去朝廷的意志。

县城里的人们看着低空里那道快若闪电的红影，兴奋地鼓掌喝彩起来，无数道视线随之而移，茶楼上的陈长生等人也不例外，目光随着红雁来到峡江之上，看着它振翅而起，很快便飞过那数道铁链，向着天空飞去。

忽然，无数道弩箭从峡江对岸的山林里射了出来！那只红雁根本没有任何准备，便被弩箭射中，从高中坠落到了江水里，迅速消失不见。看到这一幕画面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陈长生的神情变得有些凝重。

他看得很清楚，这些弩箭不是为这只红雁所射。这些弩箭的气息很可怕，应该是神弩所发。再如何重要的红雁也不需要如此密集的弩箭齐射，更不需要动用神弩箭。而且这只红雁携带的消息与紧急军情没有任何关系。那么这些神弩箭想要对付的真正目标是谁？

峡江上方的天空里缓缓飘着些云，遮不住晨光，更没有任何暴雨的征兆。然而就在下刻，一道令人耳膜刺痛的巨响，在天空里炸开，仿佛一道旱雷。无数道神弩箭再次破空而去，不知消失在何处，然后十余道诡异而恐怖的剑光，在天空里出现。一朵云骤然散开，呼啸的破空声响起。

江水骤然生乱，浊浪排空，对岸山林里狂风大作，无数树木齐腰而断，然后响起无数声闷哼与惨呼。无数道鲜血从密林里溅射而出，落在江面上，就像先前那只红雁般，很快便没了踪影。

横越在江面上的那道铁链剧烈地摇摆着，不停地发出撞击声。一双已经很破旧的皮靴，踩在了铁链上。无论铁链再怎么摇晃，无论江水如何湍急，无论那些弩箭与剑光如何犀利，那双旧靴都踩得无比稳定。

大风在江面上继续呼啸着，拂动着那张白纸，发出哗哗的声音，竟把铁链的声音都掩了下去。那人站在铁链上，脸上蒙着白纸，遮住了脸，挖出几个黑洞，看着还是那般恐怖。但和以前相比，他脸上的白纸缺了小半截，而且上面还残着些发乌的血渍，应该是很久以前受伤留下的痕迹。很明显，他受了很重的伤，



而且一直在不停地被追杀，竟连休息片刻的时间都没有。

换作任何人在这种情况下想着的都应该是逃走，至少要节省些力气。但那个人没有这样做，他提着那把著名的铁枪，挡掉射来的几道弩箭，震退一道犀利的剑光，便向奉阳县城走了过来。

无数道视线落在他的身上，随着他的脚步移动，沉默而紧张。

那人对着县城喝道：“老子的茶，谁他妈敢动！”

整座奉阳县城都没有声音，没有人敢回答他的话。一声断喝，全城俱默。此人真是好生嚣张。不愧是画甲肖张。

奉阳县城的冬野茶，因肖张而扬名，但因为被朝廷通缉的缘故，他已经两年没有来参加过奉阳县城的冬野茶会，奉阳县城父老当年承诺给他的那盒茶，如今也送到了相王府里，所有人都以为他今年也不会出现，他却偏偏来了。所以这座县城里的人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铁链摇晃着，发出清脆的撞击声，江水荡漾着，发出沉闷的撞击声，除了这些声音，再没有任何声音。

肖张从铁链上走了下来，站到了奉阳县城的土地上，然后顺着那条长长的石阶向上走去。这道石阶的最上方便是七宝寨。七宝寨的最高处是承宝阁。承宝阁里放着一盒茶。难道他真的是来拿茶的？

4·铁打的棒棒儿

峡江上下游出现了十余艘大周水师的兵船，船上有很多神弩营的士兵。破空之声响起，很多朝廷的高手登岸，向着奉阳县城追了过去。

数名青衣飘飘的道人，从对岸的山林里掠出，在水师船上轻点，落在了江畔。这些青衣道人神情清冷，境界高深莫测，提着道剑，来自洛阳长春观。

破旧的皮靴踩在晨露未干的石阶上。石阶两旁的茶商还有行人，看着走过来的那道身影，下意识向后退去，不知道是因为害怕还是惭愧。肖张看都没有看一眼那些人，也没有理会正赶过来的那些朝廷高手，提着铁枪，面无表情继续向上走着。

不知何处的街角传来几声惊呼，然后迅速消失，微乱的人群里，隐约可以



看到散发着幽幽寒光的弩箭。那数名青衣道人如鹤般，飘掠到了石阶上，来到了肖张的身后，神情凝重，随时可能出手。

奉阳县城从江边到七宝寨的道路全部是石阶，有好事者数过，共有七千余级。如果是普通人，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走完。但对肖张这样的人物来说，哪怕他受了很重的伤，依然不需要太长时间。片刻后，他便来到了石阶的中段，街边是一处很小的草地园林。数十名民众站在草地上，冬树下，神情复杂地看着他，有些害怕，有些不安。

忽然，一道极其暗淡、很难引起注意的剑光，冲破一名民众手里提着的菜篮，向肖张刺去。这是谁都很难想到的方位，这一剑非常阴险。

肖张却似乎早有准备，低哼一声，手里的铁枪破空而起，挟着暴烈的风势，准确地击中那道剑光。啪的一声脆响，那道剑光顿时碎成了无数截，隐藏在人群里的那名刺客，惨然退后，重重地撞在冬树上。树叶飘落在刺客的身上，然后被喷出来的鲜血染红。那名刺客满脸惊恐，想要站起逃走，却已经无力站起。

出乎意料的是，肖张只是看了这名刺客一眼，便没有再作理会，继续向着石阶上方走去。

陈长生等人已经离开了茶楼，站在人群的后方。看着这一幕画面，唐三十六赞道：“好手段。”

当年天书陵之变那夜以及随后的那段日子，肖张一直是国教极棘手的敌人，但从他在洛水畔救了王破之后，情势已然不同。至少在唐三十六看来，这位现在本应在逍遥榜榜首的强者是己方必须争取的强大外援，当然在情感上倾向于他。

听着唐三十六的赞叹，户三十二没有说话，折袖却摇了摇头，明显有不同的看法。

“他伤得太重。”陈长生有些担心地说道，“比我们想的还要重。”

唐三十六这才明白过来。按照肖张的暴烈战法，如果他的战力还保存着十之六七，即便那名刺客来自天机阁，一招之下也必然骨折身死。就算对方能侥幸活着，以肖张的行事风格，也必然会再补一枪，让对方死得不能再死。现在那名刺客没有死，这只能说明肖张的伤势超乎想象得重，重到他连再动一枪的力气也不愿意损耗。

果不其然。有几名朝廷高手趁着人群微乱的机会向肖张发起了进攻。肖张成功地击退了那几名朝廷高手，身体也晃了起来，似乎下一刻便会摔倒。



“有新伤，更多的是旧患。”

折袖和肖张一样，都视战斗为生命，眼光非常准，很清楚地看出了肖张的问题。被朝廷整整追杀了三年时间，不眠不休地不停战斗，哪怕肖张的身体真是铁铸的，也会感觉到累。一旦他累了，反应速度必然会减退，就容易受伤。一旦他开始受伤，便会继续受更重的伤，直至真元枯竭，疲惫不堪，再无战力。

他是聚星巅峰的逍遥榜强者，可以说是神圣之下难逢敌手，便像是荒原里的独行巨兽。奈何被朝廷高手们像食腐的秃鹰那般追逐了这么多天，厮杀了这么远的路程，终究也会有轰然倒下的那天。

肖张终于来到了奉阳县城的最高处。他站在七宝寨前，望向下方的那条峡江，眼睛眯了起来。

朝阳已经越过了山峰，阳光很烈，明晃晃的有些刺眼。

他看得很清楚，那些朝廷高手与神弩营的士兵，已经把整座奉阳城都包围了起来。他虽然没有意乱，但有些心烦，就像看到了挥之不散的一群苍蝇。

肖张这样的人物或者会觉得自己确实很像一只荒原独行巨兽，但绝对不会承认那些追杀自己数年时间的朝廷高手是秃鹰，在他看来这些家伙就像烦人的蚊蝇，天天在耳边嗡嗡叫着，让自己难以安眠，所以自己才会这么困。

是的，就是有些困。他觉得自己只是想要睡觉，不然眼皮子为何会变得这么沉重，不然为何嘴唇会有些麻，不然怎么会被这些人追上。困意越来越浓，他的眼皮子越来越重，连他自己都分不清楚是眯着还是已经合上。

朝阳照耀着奉阳城，也照在他的脸上。他摇晃了两下，便向地面摔去。但，他没有顺着石阶滚下去。啪的一声闷响，铁枪的尾部重重地扎进地面，在最危险的这一刻，帮他撑住了疲惫至极的身躯。

看到这一幕画面，那些一直没有忘记肖张给奉阳城带来好处的民众，有些不忍再看，转过头去，有些人则是站了出来。最先站出来的是奉阳县城里的一名茶商，还有茶行里的十余名伙计。

“护住肖爷！”

那名茶商咬牙喊道，带着伙计们奔到七宝寨的石阶上，拦在了肖张的身前，拿出平时贩茶时护身的刀剑，更多的则是拿起了平时用来挑货的扁担，对准了那些越来越近的朝廷高手。

作为茶商，平时在贩茶时难免会遇到些麻烦，在奉阳县城里，同行之间难



免也会发生些冲突，但这名茶商性子剽悍，手底下的伙计们也极强悍，在城里颇有些名声，然而，就凭他们这些人又如何拦得住那些朝廷高手和神弩营？

但紧接着，又有更多的茶商与民众加入了他们。

七宝寨的石阶上很快便站满了百余人。

5·有迹可循的爪影

肖张有些艰难地睁开眼睛，看着身边这些普通人脸上的紧张神情，心情变得有些怪异。

在修道者的眼里，他是个只知道战斗的疯子，畏他惧他，曾几何时，竟然会有人真心敬他护他？当年他说奉阳县城的冬野茶好，只是因为他真觉得这茶比梁王孙爱喝的大红袍好无数倍，又哪里想过是要给这座偏僻县城里的人们带来什么好处？然而这些他平日里看都懒得看一眼的普通人，这时候却站在他的身前，哪怕明明已经怕得要死，握刀的手都在发抖，却不肯离开。

忽然间，他觉得自己这辈子除了那些痛快至极的战斗，还有些别的事情做得不算亏。

比如当年在风雪里的洛水救了王破，比如当年赞了句这座小县城的冬野茶。

奉阳城淳朴却剽悍的民风，在这一刻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站满了七宝寨石阶的这些男人还有那些在外面不停喊着什么的民众，都是证明。

但朝廷高手们和神弩营军士们的神情都没有任何变化。那些青衣道人的神情更是漠然至极。在他们眼里，无论肖张还是这些奉阳县城的民众，已经和死人没有任何区别。青衣道人顺着石阶向上走去。

眼看着一场流血事件将要发生，奉阳县城里今日会死很多人。青衣道人无所谓，就算死再多人，只需要用民变二字便可以解释。

最惨的当然是即将死去的这些民众以及主官。奉阳县城的主官当然是县令，但对他来说非常幸运的是，为了准备参加明天的冬野茶会，丰城府的知府大人已经到了。无论今天发生什么事情，最终需要负责任的，当然应该是知府大人。这位知府大人自然不会任由这场流血事件发生。

丰城知府已至中年，容颜清癯，两鬓斑白，颇有威严。他向青衣道人们揖



手为礼，说道：“几位道爷，请暂待片刻。”

青衣道人应该知道他是相王的门生，闻言停下脚步，神情依旧漠然。

“你们这些愚鲁之辈只想着逞一时之勇，却要把我奉阳城老少尽数陷于不义之地吗！”知府大人望向那名茶商以及石阶上的民众，神情严厉喝道，“你们护着的肖张是何人？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狂徒！像他这样的人难道对你们有何真情义？当年不过随口一说罢了，何至于你们要拿命来护着？”

人群里有人高声说道：“现在咱们茶卖得这般好，户户都有钱挣，难道不用感谢吗？”

知府大人厉声喝道：“我奉阳城的野茶为何能卖得如此之好，那是因为朝廷给你们修好了码头，通了商船，还把这茶做了贡品，要感谢你们更应该感谢朝廷，而不是这个被朝廷通缉的罪犯！”

周遭的民众微微骚动，然后议论起来，虽然还没有散去，但至少已经不像先前那般紧张。

肖张眯着眼睛，看着那名知府说道：“嘴皮子功夫倒是不错。”

知府大人神情坚毅道：“你也不用威胁本官，我不怕你，你不想听我说话，杀了我便是。”

肖张说道：“若是以往，你这时候就已经死了。”

知府盯着他脸上的白纸厉声喝道：“死又如何？我俯仰无愧天地，为生民出言，死得其所，而你不过是个被朝廷通缉的罪犯，只会欺凌弱小，滥杀无辜！真真是十恶不赦，万死莫赎！”

“肖张脾气暴烈，对战时手底下死过不少修道强者，着实算不上什么好人，但要说欺凌弱小，滥杀无辜……这却不是他会做的事情，不是他不愿意做，而是他不屑于做。”在人群里，户三十二对陈长生低声说道。

今日的奉阳县城来了很多朝廷高手，还有神弩营，最关键的是还有那几位青衣道人。如果没有什么意外发生，肖张可能真的会迎来死亡的结局。户三十二对陈长生低声说话的时候，看着他的脸色，就是想知道，教宗陛下到底是怎么想的。现在能改变场间局势的，自然便是陈长生一行。

就在这时，户三十二忽然发现，一直不离教宗身边的折袖不见了。

“你不了解我们，不然你就不会说这句话，更不用在说话的时候还要看他

